願學編

願學編卷之下

烏鼠山人胡纘宗學
錦屏山人梁　高校勘

樞密楊希仁贈予金人圖曰予其常目此予謝之而爲之箴曰我思金人彼豈無言言者弗中默不獲吞支誕何爲惟禍之門緘默何心乃德之原天何言哉日往月來地何言哉冬閉春開曰尔胡不默默者心休尔胡不重重者身厚尔胡不簡簡者性逸尔胡不靜靜者神守我緘我口君子篤恭敢

告金人惟君是從

薛敬軒語録皆從踐履中來胡敬齋語録皆從淹貫中來

胡敬齋指斥禪學甚力高明之士聞其說必翻然改圖矣　恍惚之論當從整菴公

格物良知之辯整菴先生之記　詳矣明矣不知習爲其說者復何爲辭也呀立異以求勝曷若平心以求進謂格物爲正物將謂正心爲格心邪謂良知爲天理將謂良能爲天道邪豈古先聖賢止知

格理而不知格心邪止知天理而不知良知邪

有以多學擬夫子者夫子亶以多學疑孔子矣及聞性與天道乃知孔子之道之教曰一貫曰博約其準的也朱子不學孔子邪而必以六經爲注脚則注脚將不讀邪不讀經書抑何以博文邪不博文即可爲聖爲賢邪即可爲孔爲顔邪

或以列聖才力不同爲問其師引精金爲喻而荅之曰聖人才力有大小猶金分兩有輕重然皆足色堯舜猶萬鎰文孔猶九千鎰禹湯武猶八千鎰

夷尹猶五千鎰夫人之至者曰聖物之精者曰金
然金何可以喻聖也苟以金喻聖也則列聖皆足
色金也堯舜文孔其猶華山所產之金也其色赤
製爲器其光如日之初出禹湯武周其猶麗水所
產之金也其色赤黃製爲器其光如日之既高尹
夷惠其猶涪水所產之金也其色黃製爲器其光
如日之將昃質之市人皆曰皆足色金也驗之工
人皆曰皆足色金也但光與色若有差耳是即聖
人之無優劣也如其所咨將較其輕重邪抑量其

多寡邪夫聖同天請揆之天夫春歲之首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堯舜其猶春雨乎潤萬物者也而物無不生夏禹周公其猶春風乎動萬物者也而物無不和文王孔子其猶春日乎照萬物者也而物無不光湯武其猶春雷乎鼓萬物者也而物無不起尹夷惠其猶春露乎亦潤萬物者也而物亦無不滋原其命天道也觀其象天文也其所以然天也而人之見之也若有差殊焉其聖一也夫堯舜精也一也中也禹無間然也湯執中也文純也

不已也武不泄邇不忘遠也周兼三王施四事也孔時也一貫也皆聖人也無不盛也尹任也夷清也惠和也亦聖人也蓋反之也是惟化之安之處有不同耳而可以輕重多寡秤量邪

不識朱子之學期于博約而以爲標末不識陸氏之學期于高遠而以爲空寂然學者不善學朱子鮮不趨于標末者不善學陸氏鮮不墮于空寂者蓋晦菴邃密象山英邁皆非人所及惜象山不識性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心哉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吾循吾理吾攄吾公吾胸中自尔泰然豈以貧富貴賤而動豈以窮達榮辱而移

孔子言性近習遠兼理與氣而言也孟子言性善言理而氣在其中也盖未有有理而無氣者特月爲氣質之性似貳之矣似非孔孟言性之本旨矣

孔子曰繼之者善孟子曰善理也非謂氣質也

天之德元爲大人之德仁爲大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何以在其中曰心在於學而學必其博心在於志而志必其篤心在於問而問必其切心在於思而思必其近則心不待操而存矣理勝乎欲公勝乎私收斂不容一物矣仁不在其中乎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堯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也祗台德先彝倫攸敘禹也緝熙敬止徽柔懿恭文王也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思坐待周公也上律下襲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孔子也吾師也

不遷不貳一簞一瓢不改其樂顏子也求其放心
善養其浩然之氣孟子也一爲要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周子也忠貫金石孝通神明龍德正中
渾然天成覺而有制和而不流程子也若友也寔
師也何以師之法之如天焉何以友之依之如日
焉記不云思無邪毋不敬
玩伏羲卦爻而不識先天不可與言易按黃帝律
呂而不達黃鍾不可與言樂
天於穆不已聖人同天亦不已學者有得於逝者

如斯夫則其學自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有羲乃有易有舜乃有韶有孔子乃有春秋
八卦六十四卦宓羲之文也上彖下彖文王之文
也上爻下爻周公之文也上繫下繫孔子之文也
而文在茲矣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出也
泰伯虞仲紹后稷之業承大王之志啟王季之嗣
遜位而之勾吳而其至德莫称以起季札子游一
以節讓一以禮讓不止文武興于周泰虞先亦興
于吳矣農師之澤何遠大若是哉

原缺

讀我　伏讀寶錄無不仰覩天之高日之明者

高皇之勅旨之文義迥見其不世出有非劉宋諸臣所能贊者固一今代之湯武也

讀

聖祖訓武錄作而嘆曰人謂吾

皇之令如雷霆臣謂如冬日人謂吾

皇之政如霜露臣謂如春雨夫日暴之雷鼓之而後成材雨沃之霜殺之而後成歲故四時行萬物育則天地位故於春見其仁焉於秋見其義焉而

後知　天地之廣之大也大哉
皇言箴之於未然至之於巳然不與天地同高厚
哉
國朝治化盛於我
孝皇如天之仁如日之明遠邁乎殷高宗周宣王
其澤固非一二世所能斬加之以年當與
堯舜比隆唐虞媲美而致治不足言矣故升遐之
日民間如喪考妣哀動海宇雖愚夫愚婦無不哭
至

丙哭臨無不哭至其家者諸吏胥日哭辯于宮而農工商賈巷哭不絕皆纘宗所目覩者纘宗隨諸臣工祖送北郊

梓宮將起臣民攀號遍野其哭動地其聲徹天望梓宮不見而後入城覩堯舜何殊焉何也立賢湯也卹民文也納言禹也右文武也世不幾唐虞邪

或謂弘治間上有堯舜之君而下無禹皋稷契之臣是以澤尚不及唐虞然龍不有雲邪虎不有風邪若王恕劉大夏

戴珊張敷華諸公餘不能悉皆不可及然未獲專任閒有問之者然則澤豈不浹洽海㝢邪

武皇英明不易得嘗斥內使云若輩俟吾醉將有所爲而諸內使竟以酒中之以售其私於戲

先帝豈不武不毅邪觀誅逆瑾逆盜伐逆濠可見矣而乃爲諸群小所蔽盍浮雲障日日何能照背

嚴邪然賴有

高皇之成法

敬皇之深仁在諸司庶府得遵行之

弘治[illegible]年京師偶遇天變諸臺諫欲去兩京大臣之不職者以荅天意疏既上　旨未及下

敬皇帝特御文華殿召　內閣三學士咨去大臣可否劉少師曰大臣尸素不止一守一令而已請亟去其不職者

上若曰先帝作養人材甚難可去其甚者少師曰恐天變未易回也

上若曰朕亦不能無失爾李少傅首劉曰承旨承

旨於是皆頭首應之因　賜以茶三學士出
上命內使隨之劉出　文華門手披帽紗奮然曰
先去劉某內使　具以
聞一中貴從後密云少爾一人邪
上聞之即令執出杖而謫之乃止去二三大臣之
甚者於戲此非　堯舜之君之明禹皋之臣之良
邪此非都俞吁咈之景象邪不可以占
敬皇如天之仁邪　其一于謙少保
太皇太后之族有犯法者法司坐以謫戍族人求

勅於

太皇太后太后諭之

敬皇敬皇召太司寇白圭問故白對以法應坐

敬皇若曰可末減否對曰此

高皇之令而

陛下之法也臣不敢蔽司寇退

敬皇召太司馬劉大夏語以故劉對曰刑部尚書

言是是

高皇之令而

陛下之法也
敬皇曰何也劉曰傳云瞽叟殺人舜竊而逃諸海濵況貴戚之族乎
敬皇曰見何書劉曰見孟子乃取其書於內閣講讀之
敬皇曰刑部尚書執之是也是法也乃以其故復太后而赦其人以發成焉
敬皇之聖政遠邁殷高宗周成王者不一而足加之以年不與唐堯虞舜比隆邪

夫丞相君天下之阿衡也國家治亂係焉天下安危係焉然房杜丙魏姚宋不易得我
太祖特旨不置而事托之六卿權歸之
一人過出漢唐宋之上我
成祖以代王言特取七翰林在閣因事咨諏焉乃後翰林在閣亦因事啓沃焉乃後
列聖特置三公皆大學士然六官之建立政事進退人材酌量
國是未有不質之三公者若文貞文敏文清文達諸公亦不可得此

明天子愼選重任鴐此國家重務也蓋有
高宗自有傳說矣有　宣王自有申甫矣
正德閒權臣接迹而逆瑾逆寧逆彬尤著然皆伏
誅矣時六部諸大臣守
敬皇帝成法有不阿附者有調停者於時士風頗
正輿論頗公此非天理之在人心者不泯邪故都
下有涇自涇渭自渭之謎然犇趨決裂者亦多矣
乃有拜爲親者有結爲昏者有倚爲山岳者
進諫古今稱難傳曰獻可替否曰披肝瀝膽難易

寓乎其中然有愛
君報國之誠而遇事之或常或變宜無可爲者纘
宗近迎送
乘輿河上適沐中大饑大疫死者枕藉道傍里人
不及盡掩經行中貴皆目覩之纘宗亦當抗言顧
以供億頻繁汲汲如不勝而撫按二臺諸臬三司
俱已得罪避不敢言比見三五元老大臣日侍
行宮顧間移時始出內外臣工類之欲因是進諫
後遂巡而止傳聞

嘗宁欲發賑不果亡敢驟言者乃未及言旣
鑾輿回京給宗草疏約巡按陶侍御極言之乃荷
温旨下戶部即議行沭中得大賑焉而後知進諫
之不易也於時
肩藻聖明日侍左右者奬順欽承之恐後中有獻
納外人不及知尔盖
昊天廣大固非芹曝所能感格而
皇鑒淵澄亦非涓滴所能賛揚也進諫不難邪
正德初中貴瑾彬永成大用八人以

春宮侍從微勞欲擅權以蠱
敬皇聖政大司徒韓忠宣公達之
內閣三公明旦乃帥九卿具劾其姦期翦除之韓
公九卿待罪
東閣而
上屢遣內使和解之欲貸其誅而韓公九卿執不
退者二三日內使三復婉切大臣有拉韓公出者
明日事遂變八中貴皆據要地分執其權而
內閣劉公洛陽人謝公餘姚人及韓公洪洞人皆罷夫獨

李公長沙人與吏禮兵刑工尚書存孝皇仁政盡廢閹炙逆瑾緝知章疏者銜之諸縉紳致怨拉韓者而亦末之何也章曉戶部郎中李夢陽也頃在史局而見西涯李公沉而介震澤王公敦而格厚齋梁公和而厚敬所蔣公真而裕熊峰石公毅而端野亭劉公直而亮繼在留都而見整菴羅公貞而肅東川劉公質而純而知翰苑作人雖於民情世故未必皆諳而其所養所就自非俗吏所能及也

秘閣輔弼佐佑臣必一二多學士必三二曾作郡
縣士而文皆忠貞中正溫厚和平而職又不皆在
部尚書上倘代
王言則言之出也不但如綸如綍殆如日如星也
然勢未能也臺諫秩不甚崇重臺諫也代
王言者秩可復崇邪獨不鑒之古乎擬之臺諫乎
觀 殿 閣院大學士學士階皆五品
高皇之創制其見卓矣然論道必三公代言必學
士不識可無任否

正德戊辰進士登科聞將選吉士同年時舉子庚乾叔性之虞佐仲實君卿仲齊子秀器之用賓書夫養和伯順惟新時行用先子惇子中思抑鳴和景熙汝厲與行思道德徵時庸崇教仲鶡汝慶及
纘宗各備卷於
宗人府前伺考俄有傳毋科選改吉士有私花門墻桃李者當路白之逆瑾欲二甲首點廿人三甲
首點十人以釐革之明日果得
旨止點二甲五人三甲三人盖瑾不欲選復不欲

多遂不選既奕既蘊德則又與纘宗於一甲授官
號內同批授檢討而思抑仲實廷惠遜卿希哲皆
內批授庶吉士璡既詠乃覺俱以此與纘宗俱外
補有編篋者而其事益著然選吉士衆因擬
傳臚後即命自學士至贊善擇五人於禁中就
廷試卷分地方覆閱即選之跡栩或欲令各鄉之
仕于　朝者自行人以上公舉三四人復試之而
又兼察其問學訪其性行或得其人矣似亦急務
然恐未易舉行也是日予未報名謝　恩次日始謝璡亦不之問然得罪准資矣

國家冠裳梁冠蔽膝漢制也烏帽曲領唐制也幞頭大帶宋制也節令朔望會則服漢制正月上旬月朔望謁
恩　朝謝官上任則服宋制日逢　朝及視事則服唐制而獨謂之便服者便作事也於漢曰朝服於宋曰公服蓋公私皆其交正德初俗儒俗子紛紛者皺巾曰四氣衣或曰衣服之變也縉紳欲欲正之比與莊渠先生擬卿大夫士當若章甫冠服深衣以便燕居而後古之禮冠禮服則其變自

正張學士乃創忠靜冠服以　問詞
允行之而衣冠之變未盡革也今武弁乘于野史
介冑皆賤之品忠靜冠始儒俗莫分尊卑莫別如
法服何然大帽中袖胡服亦未盡革也
從祀先師廟孔門七十子宋四子外非諸論不得
預經成稍嚴正之者得其宜矣而猶有未盡然者
龜山楊氏時雖稱程門高弟然晚年之出已失況
復流于禪那以將溪一闡件楊周旋其間而從入
其中體也然程門高弟可入者其唯和靖尹氏焞

乎次則劉氏彝耳西山蔡氏元定朱子稱爲老友所當入也邦以其子仲默從列乃列之啟聖祠夫仲默豈季通比雖嘗撰書傳子也季通得聞性與天道之妙父也宜以季通從于庭而以仲默列于祠可耳歐陽氏修宋文人也雖嘗比之唐韓退之然宋開道乃亦得從祀其文況非游夏比苟論宋人物當入者其惟文正范氏仲淹乎

爲政者不以愛憎榮辱人不以好惡進退人政斯平矣

唐太宗貞觀之治超越於漢然兄弟之倫乖夫婦之倫悖唐玄宗開元之治增重李唐然夫婦之倫瀆父子之倫蹶何也無本也

觀司馬子長救李陵之疏答任安之書可以亮陵之心矣然漢使招之可以歸矣既不歸亦當對漢使一死以白其心而猶不死陵不惟負漢且負遷矣隴西士夫所以恥之尔

下之守官循[illegible]守[illegible]守身也無門人之醇[illegible]敢之滅行而守其本也

人皆曰國有諫則治愚則曰國無諫則治人皆曰國無諫則亂愚則曰國有諫則亂蓋君不得臣則諫臣不得君則諫有諫果治乎君得臣則不諫臣得君則不諫無諫果亂乎

諫而不納約自牖其諫必不納不曰信而後諫

鸚鵡巢于高山之木之顛鸜鵒集于深林之木之叢於人無忤也人取而教之語焉皆能啾啾如人呼吁繫乎籠曰悠悠也仰視山顛林叢不可復得矣此豈非能言之累多言之害邪

遇也者遇也其道合也達也者遠也其道行也伊尹之於成湯呂望之於文王遇也時也傅說之於高宗周公之於成王達也命也訓以先覺佐以再造其道榮矣遇矣輔以中興相以無逸其道亨矣遠矣然不以其遇非遇也不以其達非達也

王室欲以愛易世子齊桓將大扶小以翊戴之伯主之職也或以不諫責桓然周弱齊強宜無難于諫者非或不可諫幾或不及諫不得已乃會諸侯以盟之定之若曰王世子以事出伯主列侯不得

不會一問一及廢易與否而天下皆知世子者既立之爲也國之本也内有父命上有君命下得而易之也而太子職有矣串生矣心盡矣故罪歸于會盟獻子之漢張良書四皓與太子遊放是耳挾君沃乎哉挾父云乎哉殺梁子曰變之正也而管仲之器小不在是也安得起澤野于道之

季札出聘越廿有八年而吳始亂而以辭國生亂責札可退矣然札不出吳或不亂故以吳使札札

多道者也

桀以不仁虐天下湯與伊尹不放以拯之不得謂之仁紂以不仁殘天下武王與太公不伐以救之亦不得謂之仁桀放而商代商代而民免於塗炭矣紂伐而周興周興而民出乎水火矣

抑有非子何可弑父有失子何可拒子有過父何可棄衛國之名不正莫大於是然靈當祭而當廢聵當立輒當請父之而使聵復嗣靈輒仍嗣聵名斯正矣既當孔子感化之而衛不知用也若子路則非所明矣伏伏野也

齊公子糾稱糾稱子糾春秋時稱謂或然尒子同
生孫子同初生也若以子糾不稱子爲不當立則
小白當立何以不稱子小白且有以糾爲兄者又
何說焉我納糾當稱伐齊白入當稱齊小白倘曰
伐齊納齊糾曰齊小白入恐非理難也曰伐曰納
不當納明矣曰小白入于齊當入明矣
春秋賢臣曰管仲曰子產夫管仲有功於中國子
產有功於鄭國蓋言其所立也子產德管仲才蓋
言其所履也然皆未聞道王道

原缺

孔子果問於老子邪■老子何如人也孔子果問於老子■孫孔子問於老子夫問禮偶然爾■者孔子周流天下欲斯道行來問■居處混至聖也雖無不過見老子■其人矣禮之外復何問然尼父豈不知治不知仁義不知道不知化而或有問邪猶龍之稱且出外傳莊周私淑李聃者也欲尊崇其師乃爾鼓舞掀翻既假孔子復假老子以伸其說曰孔子問老子答曰孔子復

老子曰則聃老而出入世矣雖駭聽以誠後世而卒不可惑也蓋太陽積星明晦自判然尔其謂治即無爲而無不爲之教而非唐虞萬邦協和四方風動之治也夫治在人亦在心曰忘天不有其天也曰入天欲至於天也豈仲尼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哉其謂仁義即大道廢而有仁義之訓而非禹湯文武公天下之仁一天下之義也夫天地有常也則德不必行道不必邀矣曰無私夫何私無私矣仁矣義矣何爲亂人之性哉其謂道即道可道

非常道之學[illegible]中之[illegible]

不可傳然見[illegible]而兢兢業業而文[illegible]

何自得乎而[illegible]於義哉其謂至道

則無狀之狀[illegible]之旨而非文王

上天之載無[illegible]道也夫造物雖無迹

然終而復始者何聖人斷之者何枯大得則無值

有見此在矣何事於論何事於辨於圖哉其謂化

即使工者能守萬物將自化之義而非聖門唯至

誠為能化之化也六經孔子父修以刪定者為在

會老子後而曰老子云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其謬可按矣夫文字迹也義理殷也殷道也豈非所以迹哉聖人之於物豈將不與化哉不化人哉而何以合自化哉易神化也書治化也詩風化也禮樂德化也春秋聖化也迹云乎哉陳迹云乎哉孔子大聖也耳老雖年高位尊不當輙称名乃称名者若曰亦嘗師之云爾也其治其仁義其道其化論語繫辭論之精矣至矣夫何間而可不可然不然之言之類與論語繫辭絕不類則間者復者皆出

於周而參者可若亦不出於耳目卷子然辭雖不
逮抑相類然觀編之次吾道何嘗千里夫軒帝帝
堯舜亦抵之且條叟漁父盜跖以侮孔子而況
下于老子哉周固伯陽之達者也故宜大聃老以
裁抑宜罷其書可火也其人可殺也
夫仁下父而德業成於漢由略之仁張良畱烈之
於諸葛亮可以下父矣非伯大宗之於郷微宋太
祖之攻湖湘未可以言兵也盡明於兵氣合而后可
以上以兵出賢道合而后可以言兵

漢唐宋皆設丞相夫有丞相則責專責專則任重然魏丙房杜姚宋不易得斯蕭林甫杞似道侂胄檜不難得而公孫弘王安石亦不難得

國朝不設丞相也殆以是哉然無若其秩有若其位而其責有不可得而辭焉者是故

堯舜之德之施唐虞之澤之被其爵望則有歸也爵望若何若舜之咨堯禹之咨舜也若益之戒禹周公之戒成王也則都俞吁咈之道協而責難之恭為陳善則奚止於尸素瘝曠已哉

諫垣於封駁不避憲臺於對仗彈劾不廢則
王言皆如二典臣疏皆如三策君子皆將進用小
人皆將退伏矣天下有不治平也哉
大冢宰佐王以治邦國統百官均四海者也而猶
聽命於人其何以使君子退小人邪其何以倡九
牧皆非民邪其何以臣哉
前是以由斯之六部之職邪夫冢宰猶相也昔周公
為冢宰而武王王為相而成王王使相而如周則君
德崇宰而如周則君治平其孫賢淺哉鄭端簡

昔血彭公序書曰惟今之時醇之人或染疾而將歷也識醫者未敢服以峻劑進以糜食惟徐徐以調良之藥平淡之饌調攝之培養之培既厚養既壯元氣既復於時或勸以蔘茸或期其大振則既壯之身固非風寒之所能侵而臟腑之體亦非聲色之所能入而其疾發矣尚不使其平復而驟欲其一躍萬仞一飛千里竊恐力不支而行不逮則斃者將至於是有議醫者矣醫目迷從用衆又恐疾或復作藥將無效醫所亦無功矣然未

周以仁興秦以不仁敗周八百仁之澤遠矣秦二世不仁之報亦邇矣哉

古之政多實行今之政多虛文古之學多實德今之學多虛聲

身通九經四書旁及子史百家斯謂之學文初治一經猶未貫徹焉與不學等可與言春夏習詩書秋冬習禮樂也哉

湛元明古本小學得古小學教人之實要亦本朱子小學所上之本留中未發

古之政一今之政弍古之政思今之政數

古卹民則獲上今卹民則不獲上古獲上則卹民

今獲上則不卹民

郡御史行臺御史行臺若不悅藩臬郡縣之極力

趨承順則循吏斯得能吏斯遷矣

莫不曰揚雄附莽故曰莽大夫雄然馬融嘗附冀

矣蔡邕嘗附卓矣夫融邕皆工文學而以儒稱是

皆何心哉然則殺李固枉喬者非融邪而王允被

於邕亦不能無憾焉但視融小有間尔

唐以前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後止祀孔子國朝亦止祀孔子而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子配之夫祀孔子報德報功也顏曾思孟以下諸賢傳道於孔門亦皆有著述者也然周公有大勳勞於周室國也其所著述有易爻辭有無逸諸書有雅頌諸詩有儀禮有周禮顧不得與孔子並祀邪夫羲文帝王也不可得而祀也周公不與孔子並祀顧不得專祀於鳳郡於岐邑於兗郡於阜邑邪然岐山曲阜皆有廟乃皆荒落未若孔廟之尊而恪

而岐廟且在山麓豈後世學者所以崇德報功之
典也哉茂欲跡于
朝而未果也吁此非　國家一盛典邪
國朝祀典孔廟外又祀名宦鄉賢於諸學宮蓋名
宦所以厲居官者鄉賢所以厲居鄉者夫諸葛武
侯陸宣公范文正公韓魏公且不得從祀孔廟則
諸名宦鄉賢夫豈得盡如葛陸范韓諸君子者哉
亦豈政與德有似葛陸范韓諸君子者哉且聞名
宦有私於所厚者鄉賢有私於所親者而祀非其

祀矣諡名宜須不媿幃範鄉賢須不媿葛陞始得

咸池韶濩是爲雅樂康衢擊壤是爲雅歌商彝周

鼎是爲雅制陶匏土鼓是爲雅音回琴點瑟是爲

雅操故樂以雅爲則文以雅爲至古今譚詩文者

一則曰尔雅一則曰大雅而雅其體也

邵文莊公繪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

司馬文正公小像而請涯翁題小傳於上蓋倣

君而景仰焉尔予欲諡以狄梁公考之而藻豈

其人更欲諡以黃廣川是皆百世可景仰者

程門之有尹氏猶孔門之有曾子也

湛元明二業合一訓傳示後學愚不敢以爲[illegible]業一也已岐而二之又合而一之學者之爲[illegible]也理也顯可二二之乎蓋舉業學者餘事不[illegible]

廉耻不立則風俗不美風俗不美則海宇[illegible]在內而皆阿大夫在外而不皆即墨大夫[illegible]交征而公私漁獵矣故曰不奪不饜

天之文粹于日星地之文粹于河嶽聖人之文粹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夫文之粹本之天也

本之聖也是文也道也然本之天文之所從出也
本之聖文之所由作也亦不出於天跡而已矣文
不作於聖熟而已矣天地之文道之昭也聖人之
文昭大道也若秦漢唐之文求昭乎道而道未易
昭也然則文不可學乎讀易而求羲文周孔之畫
之象之爻之辭讀書而求堯舜禹湯之典之謨之
訓之誥讀詩與禮與樂而求文武周召之咏嘆之
制作讀春秋而求孔子之筆之削則文作而理著
理著而道昭道昭而化成文不在茲乎

詩自沈宋興而漢魏之調變矣字自顏柳作而魏
晉之體變矣文自柳蘇出而董賈之致變矣參自
徐程起而衍斯之格變矣而淵傳心之至德伏世
之要道邪而況有陽與于儒陰附于禅者邪
漢詩李少卿魏詩陳思王可以言詩矣蓋少卿出
於三百篇思王得於十九首也
元楊伯謙選唐音其主於調乎 國朝高棅選唐
聲其主於格乎漢詩無調與格而調雅而格渾唐
詩有調與格而調適而格卑五代而下調不協而

格不遜宋見其有詩也
今觀唐詩楊王盧駱輩之日初升月初出其光熤熤其色浛浛陳杜沈宋李杜王孟高岑儲李王常輩之日既高月既復其光皜皜其色盈盈劉錢韋柳輩之日未昃月未虧其光渾渾其色耿耿皆可仰而不可及唐之世代固可考而見而其文獻亦可按而知也求唐詩者盍於是涵泳也哉
漢魏詩不工晉詩稍工唐詩工陶詩不工謝詩工李詩不工杜詩工故漢魏詩不易學唐詩可學陶

詩不易學謝詩可學李杜詩俱不易學然杜亦可學試取其集而玩索之當自見也

之學詩者規規於摹倣求必其似曰吾學

欲拙欲麁顓顓以擬其餘聲曰吾學初唐

唐也似工矣而實未工也然則詩不可

求工而自工斯爲工工矣而若不工斯

難于工而尤難于不工也詩豈易工

後之詩一曰漢二曰魏而已矣三曰晉

而已矣風雅頌辟之天也蘇李其日光乎月華乎陶謝其玉色乎李杜其金聲乎然篇猶有遺韻若齊梁陳隋不可與言魏矣尤不可與言唐矣三百篇不逾遠邪故曰刪詩

讀漢詩當求其渾樸讀魏詩當求其沉厚讀晉詩當求其雋永讀唐詩當求其精到讀李詩少鄉當求其委婉讀曹詩子建當求其典則讀阮詩當求其深與讀陶詩當求其古淡讀謝詩當求其典麗讀李

詩太白當求其飄逸讀杜詩當求其沉鬱讀韋詩當求其沖澹讀柳詩當求其蕭散詩豈易讀哉然得其肯綮亦不難探求也

右丞覩淵明猶孔門覩伯夷也摩詰浩然不得其化裁乎庶物子厚不得其風致乎然深粹精援質而綺靡而腴尤不可及其蕭散沖澹則在堂階間矣

魏詩沖澹者阮嗣宗晉詩沖澹者陶元亮後之工詩怵心[illegible]不能及而陶猶不煩繩削若謝玄

畢亦平淡然有濫觴乎唐詩矣

朱子解參同契注楚辭耳其意固有在焉校

陰符經正譌文則其餘力尔

讀左傳當得其宣麗讀史記當得其宏放讀漢書

當得其典實讀說苑當得其　博讀漢紀當得其

其嚴簡是故事該而文暢高古云乎哉

讀此則文衡而知今之文不古若也　國初文學

傳宋景濂劉伯溫蘇平仲王子克然皆元之逸也

稱方遜志楊文貞其次讀其文歐曾氏且不及況桂

張子邪三復之安得有大極圖說西銘易春秋序邪若詩則上可企晉唐而宋元不足言矣蓋不止李獻吉何仲默尔也然文衡選止國初消尔後必有興起者

清邑孔廟及學既改遷之立其上高而明無復卑下矣行其中廣而大無復狹隘矣繼自今苟進修其中極高明焉中庸斯道也致廣大焉精微斯盡也及其至也動必體乎乾蓋巍然峻皜然朗矣静必體乎坤蓋瑰然壯廓然宏矣是之謂尊孔子是

之謂學孔子
文至於蘇去昌黎遠矣況秦漢乎詩至於白去彭
澤遠矣況漢魏乎文法韓柳然可與言典謨訓誥
乎詩宗李杜然可與言風雅頌乎
夫詩樂府司馬相如古體四言曹孟德子桓子建
嵇叔夜陶淵明五言李少卿班倢伃曹子建阮嗣
宗陶靖節謝靈運陳伯玉七言張平子蔡文姬曹
子桓李太白杜子美近體五言王摩詰孟浩然杜
子美七言杜工部王右丞絕句五言李翰林王輞

川七言李謫仙王少伯長篇李太白杜子美知此
而學三百篇其庶幾乎
國朝奏議戶部稱周文端公兵部稱王晉溪公而
吏部王端毅公馬端肅公所建白皆為搢紳推重
文雖不及漢唐賈陸固
昭代之謨言也然端毅公所言無不可行者故與
端肅公者皆刻傳焉比亦欲梓文端晉溪公者而
未能也
今選舉外有歲貢至三元山熊文襄公云此挨也非

貢也夫下貢上必琳球箘簬也苟非琳球箘簬敢
貢乎然郡縣所貢不惟其人惟其年未必崐玉珍
帛也近學士張君變令於當貢者選之然亦選以
文耳愚欲於當貢者選之以行不以文也或云人
心不古矯僞莫辯也愚欲於其身行之無過中求
之而不之學校參之郡縣或得其一二耳然孝弟
忠信此本也或欲行程明道學校養士法尤若
守令體認得父母字牧字斯父母得一郡一邑牧
得一郡邑

天下生民以十分計之官一分吏一分閭一分商一分工一分僧一分道一分游手人一分餘三二分人力農以供八分不耕之人欲民不窮且盜也不難矣哉商與工雖亦營為逐末者也此不可抑乎游手人矣僧道錄食皆袖手者獨不可除乎大抵敦本務實惟在乎農耳此可告之父毋斯民者知稼穡之艱難者

進卒之功難報也故市之人進吏之功易報也故訛之已

原缺

志發於言之謂詩詩發於聲容之謂樂府

峻山魏先生嘗云惟聖人之言皆當於理故可以訓若賢人之言當於理者固多然亦有不當於理者可槩以訓乎且有陷於禪而不自知其溺者學者其可忽諸

讀整菴先生與陽明先生論格物良知之書是非判然始不容措一辭倘猶惑焉斯惑矣

尊崇孔廟知報師矣盡知所以師乎師之道無也時而已尔一貫而已尔修輯泮宮知學矣盡知所

以學乎學之道無他忠恕而已尔求放心而已尔

陽明先生昔平逆濠恭俟

乘輿艤舟皖口者七日予嘗請益矣公謂格物爲正物予謂如正心何公又謂格物而如朱子所訓如初學何予謂如公所論欲求之心也正唯初學所未能也公亦以爲然予又謂格之致之雖在物在知然所以格所以致却在心公亦以爲然至論天理人欲之判鑿鑿分明予領其義而知公聰明才辨不獨文章事業高出於人也却未言及良知

或謂公繼象山恐公知之亦不以爲然也逆濠既平
武皇兵駐留都諸權閹日以
天威臨之公屹然弗撓弗動有千萬人吾往矣之氣諸權閹亦屈服不阻抑矣固
聖代之豪傑士也夫何可及哉
公謂四十五十而無聞爲聞道予亦爲然公謂陸氏非專尊德性予謂朱子非專道問學然顏子不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邪公亦以爲然予又謂象

山元不學禪學象山便是禪公亦以爲然而涇野呂子渭厓霍子則曰象山正是禪

隴川九逸燕集約曰悅尓親諧尓昆弟迪尓子姓以篤尓友朋又曰毋以進榮毋以退辱毋傲世毋絶俗毋滿毋放楊簿体乾陳丞敬之蔡簿致遠張倅濟民孫倅世美李丞于郊王守王尹子中皆同祗厲云與纘宗共九人

薛文清公其有得於敬乎讀讀書錄數過而心自警身自省未敢肆然放失也薛子其有得於敬乎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謂呂東萊張南軒劉屛山蔡

西山諸子也非謂周程張四子也朱子於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蓋註之矣於定性書克己四箴並錄之矣近思錄

夫朱子繼程子而立教者也其造詣與程叔子同

事父母幾諫而其諫易入也事君不可幾諫乎然惟三五股肱大臣斯可爾蓋群臣去君之地遠倘有建白非跪不能達若大臣或坐論或召問或集議皆其平心易氣進言時也然其人必如汲黯必如諸葛司馬必如房魏必如韓范而其

言始公其諫始正否則不諫則佞不阿則罔不如無諫也王端毅公以爲言易亂道疏難亂道亦不爲無見

鄉舉里選行而人尚德行科舉行而人尚文藝此古今所以不同而今之人才逾不逮古也

古選舉以里以鄉今選舉以校以學古選舉以行以人今選舉以文以地蓋辭章之學日盛而心學日微性命之學日湮而俗學日著苟求董仲舒賈誼韓愈歐陽修何可得也

騶虞仁獸也烏孝鳥也可以觀性善矣

■某儒以吝佛吾不知其何心不有孟子楊墨何由闢不有韓子佛老何由闢不有程朱子禪何由闢　國朝羅湛崔霍四先生闢佛與老直自其底裏而辯禪學明似是而非之言尤力誠無媿於孟子程朱子真有功於聖門矣

今夫犬馬非物之貴且靈者也而知報主今夫人物之靈且貴者也而不知報主犬馬知報其所發者真爾人不知報其所操者僞矣

國朝文襲宋方孝儒其傑然者自康德涵出而人人擬司馬子長矣詩襲元高季迪其傑然者自李獻吉出而人人擬杜子美矣時海內學者雖翕然相從而崆峒對山因得罪於世之君子矣然漢文唐詩豈宋元比邪夫學必學孔也學詩與文不當自太史公工部入邪

整菴先生困知記二泉先生簡端錄發明格物之學明矣至矣舍是則大學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肆出矣

呂仲木朱子抄釋只於楊與立語錄中抄來似不曾檢朱子大全朱子可抄之語甚不止是而周程張子之抄邦抄得七八分夫近思錄學者所當先讀者也然邵康節司馬涑水呂東萊張南軒之語亦當抄而釋之蓋四公亦宋大儒語多可法者

自小令作而古樂府漸廢矣自近體工而古詩漸微矣自楷書行而大小篆漸蕪矣自小說興而聖經賢傳漸疎矣噫今不如古者豈獨小令近體楷書小說已哉

語諛成風天下無正人矣誅求成風天下無廉吏矣噫

人類以刻爲嚴是刻也非嚴也類以姑息爲恕是姑息也非恕也嚴法也刻則入矣入則深矣豈法哉恕情也姑息則出矣出則減矣豈情哉

舉闈判語於文藝無補於律法不相涉徒令舉子滂遝五浮辭耳然於古判語亦不類愚欲改擬漢唐宋奏議一道以觀諸士子入官事君之端幾欲奏　請之而竟未也

每過華嶽俯仰其背抜非他岳比近清晨過之馬上俯觀之則見迤西群峯就皆東拱迤東數峯勢皆西拱其峯或向或附或蹲或挐無不姿麗乃知天地之化之妙一至於此而天下山嶽之奇者恐不獨大而推也然大推獨雄

鄉飲禮大賓位于西北迤北位于東北皆南面主位于東西面介位于西東面三遵遵迤一席三賓遜大賓一席在皆南向衆賓位于西階東面司正位于南迤上一席北向遵僎位于東階西面此鄉飲

之席也其義則著於高堂生之記其式則列于揚復之圖行古禮者考之

今之舉業莫盛於唐宋然今之學者專攻舉業而不求之身心雖謂之未嘗學可也

古之學者學道今之學者學文古之學文者未必不貫道今之學文者未必載道

古無文今有文古有文今無文古書契未造故無文今皆典既生故有文古圖書歸出故有文今辭賦宗作故無文伏羲之文其卦爻乎黃帝之文其

律呂乎虞夏商周之文其典謨訓誥乎其彖象
繫辭乎其風雅頌乎其禮樂乎其春秋乎然皆聖
人之言也經也下此則左傳矣國語矣世本矣皆
賢人之言也傳也

讀九經四書以培其德性讀老列莊荀楊王左傳
國語史記漢書以修其文辭旁及諸子百家以廣
識見由此以博文其庶乎然必約之以禮樂教化

洪甘泉古文小學深得晦翁本旨當與朱子小學
並行[illegible]

聖門藩籬備撰下之學言使初學之士皆身體而力行之則小學根本既立及入大學便能尋向上達可為聖為賢矣

程朱子語錄固多格言然皆出於門弟子之編錄恐行不盡出程朱子所授者此在學者詳之耳揆之定性書易傳顏學論易學啟蒙集注可以類求矣

孝經家語孔門遺書也然有未可盡信者是故讀

孝經家語準上之成其言讀家語益準之餘論

列子宗老子者也竊測其說以欺天下後世而不知其陷於誑虛莊子嗣列子者也掀翻其說以惑天下後世而不知其流於浮誕

工古文辭世以韓柳歐蘇王曾稱七大家夫文至蘇極矣苟志於古文辭其惟韓乎然尚不及左馬班荀況徑可乎

淇澳之詩詠衛武之力學也蓋古之學者不安於小成如此衛武年已九十矣

朱子門人似不及程子門人然季通豈易得哉

典郡而如文翁當崇其化而如朱邑當廣其廟而如黃霸當尚其節而如游定夫當立其教而如黃直卿當修其政爾為皖守知守皖乎（文翁皖人黃游皆皖守也）願學焉然未能也

國朝理學之傳其唯薛子朝臣屢以從祀孔廟請至今尚未得　請或以為著述少夫顏子程伯子著述亦不多而顏子之學之粹程子之學之純皆去聖人不遠於道統獨得孔門之傳而皆從祀宜矣若薛子讀書錄原於性本於聖固多名言且俱

從踐履中來根據甚當論辨精確豈世儒之所能及而
立　朝行已有本聖門從祀固宜纘宗幾欲申請
之許太宰左吳郎司馬子惇皆云必俟可請之時
而今猶未請也或又欲以胡敬齋叔心配之纘宗不
能定此姑俟高明者詳酌爾
謹讀行當議略云諸議陳瑄從祀言當罷祀者廿
有一人言俟後舉者二人然皆文學士宗伯請從
聖裁議者以身備體道非徒托之空言白沙虛
言論辭不合於聖人之道曰誠似董仲舒為過號

僉謂師程頤以為實從偽中正律偏純粹訂雜曰言行似衛出處過楊時曰潛心孔顏抗志程朱曰性理如彼博綱常如彼正曰純粹以正偏篤行以破淺窳介以厲貪惰退以黜浮躁大以裕淺田不折節於權姦不謝恩於私室不出法於貴近不不渝志於臨刑不濫言於相位曰言必底績行不愧心如瑄實聖人之徒也曰體認精詳造詣深粹昭代之上命無瑄若者曰卓越自信之為本朝理學稱首曰國家真儒宜以瑄為第一此皆

其大槩也諸書皆實錄百襲之下可以想見其人

諸讀垣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以薛子爲必

可祀也其云不可者豈謂持敬復性非孔門之教

邪學聖學王於祭于瞽宗之典不合邪或有以爲

著述少者夫顏子程伯子學孔子者也而著述亦

無多聖人之所以聖豈專於立言從祀之列有流

於禪者有隣於禪者有贍於文者顧不疑而疑理

學之薛子不惑邪嘉靖初以薛子從祀請者五人

禮部覆以瑄自幼學即以居敬窮理法程子以復

性師孟子又云自瑄没言者頌其學術德行凡數
十上而今昔皆未行豈數十人五人廿有三人與
諸諫臣與諸臺臣敢濫美貫于
聖明邪蓋王韓名儒也皆議而後從祀夫從祀大
典也可弗議乎議公議也可弗衆乎禮部今茲之
議公矣衆矣惟侯
大聖人哉定爲思以爲學曰性理行曰誠敬言曰
忠信教曰道德在孔門可期曾子在程門可方尹
子而立朝中正持身純篤讀書錄十卷要論也況

著所發明亦著述也固一代之真儒也豪傑云乎哉列之孔廟俎豆之間夫復何愧而頃二三之丞於戲豫章延平和靖當祀也龜山象山六一山祀之頃於王子文河汾關洛不有差於高明元老様宗一哉復邪斯文不有賴耶

推宗伯子鐘以辨料其陳白沙選章楓山推賞齋閣欲祭蔡虛齋請為此代純儒大　陽明理學其明仁宜之而謹其學其正名儒其不由乃得于也而禪之不與焉

吳康齋子傅陳石齋公甫胡敬齋廷心皆隱居力學而學皆著已康齋石齋皆膺聘一不受職一受職而仍歸隱意各有在也敬齋終身不出三子聲聞動海宇聚世高之固一代之豪傑也而或比之种放林逋魏野夫三子學皆向上其立言亦各有得但不知於孔孟正脉何如然居業錄中多名言且分別禪學亦暢蓋子傅公甫似有志於康節廷心似有志於聊菴倘用之

朝廷其建立不知上能如伊傅下能如薛行

漢董仲舒唐韓愈皆一代之英才也讀天人策讀原道當知其卓越使在孔門而聞道也當不下子游子夏

李廣趙充國非止西漢名將蓋隴西賢者也廣一將耳而亡之日無聞識不識皆為流涕贊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可考其賢矣充國史稱漢良將第一觀屯田三奏諸羌欵服西北賴以無警其識量殆可以作相而賢可徵也

隴西士夫恥陵按其迹也馬遷援陵原其心也

惜蜀漢者曰關張無命夫雲長翼德皆蜀漢虎臣命以當一面可耳若欲誅曹復漢其惟武侯使將星不殞昭烈不棄永安宮諸葛不背五丈原而吳不撓荊州蜀必能誅曹復漢以光高光如命何如命何然昭烈對客雲長翼德能侍立終日斯不易得也

嗟嗟南宋其相有李綱趙鼎而又有張九成胡銓虞允文胡安國尹焞胡寅洪皓晏敦等其將有宗澤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玠吳璘劉子羽胡世將楊

師中王德而又有張浚張俊張憲張子蓋張雲等而中原卒不能復金元卒不能驅者何哉高宗為之君縮於上怱於上潛彥之虜檜之賊蠱於下奸於下亦復誰咎哉不患其不蹈於海也

人謂秦檜殺岳武穆子謂宋高宗殺飛檜以和議許虜是以得歸高宗慮恐虜強我弱戰或不勝萬一如微欽二帝橫遭北狩恒惴惴焉賊檜揣知其意故力主之且張俊助之張浚傾之而止知報國不知下人之鵰舉與其子乃將安得不被害哉故

韓世忠諸公亦莫能救也背徒有精忠字亦奚以哉噫

賀知章吳貞節儒而老者也張子壽王摩詰儒而釋者也陳希夷老而儒者也賈島釋而儒者也若楊敬仲則儒不儒老不老其釋乎且有以爲高過陸子靜者夫不諳大學不識曾子不知性不識程子果非儒邪果儒邪

甘泉湛先生立言不文乎然文矣後渠崔先生立論不工乎曰工矣

唐前有房杜乃有貞觀之治後有姚宋乃有開元之治宰相於人國所係不大哉

久任爲下爲民也而術吏由焉超遷爲上爲國也而宏才大略用矣故當並行盡不久任則不能久安長治殆制四者三尔矣不超遷則不能拔尤絕群殆隨行逐隊尔矣欲求政事之善人材之美恐不易得也有志乎治天下者其加意哉

鄙夫小人也大人君子也小人不止於不可事君君子不止於可事君

康齋日記似學日省但恐徒事標記冈或實踐故自見道於風日花鳥石齋閉戶陽春臺穴壁進餐而教學者誦佛經不涉於面壁禪定乎敬齋答門人湯武雖出之問曰以功多年長者爲君不涉於教湯武不以天下爭乎夫三先生賢談道而子傳知樂公甫知靜叔心知敬然敬齋不墮禪

敬齋云白沙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分明是釋氏妄想不生不滅語然既不知生死亦不知始終何以倡道而以堯舜文孔之道教天下後世哉

翰林吉士教養之地然給事中御史
朝廷耳目之司也其貴不在宰相下顧不可慎選
其人而養以器識教以德行乎即諸進士觀政中
屬諸卿佐教養之必徵其才識廉其行檢逾三載
而後因其材而選之或得其一二也
天下藩封官屬不下數百員雖自選部銓注然
尚術俗隨時左右史未見其匡國濟理正副未見
其郵刑典儀引禮未見其循度殆傚游縱恣散漫
卒歲蹉跎待年求矣盍賢能者不薦不肖者不劾

能者不遷不德者不絀

侯國何由如東平官屬何由如賈生故未聞其賢

爲善未見其皆以崇礼也今吏部每稱闕人盡以

諸藩官屬咸視有司三載考勣二考黜陟於賢

否賢者轉之藩臬郡縣否者罷之則

諸藩官屬自尔靖共厥職不復徒耗月俸歲𥝀而

涖 藩服未有不痛加勸懲者敢告之遺

進人才統百官者伏讀

會典皆無徵然不知定自何

寇子惇司馬能道端毅王公于瑩中中丞熊道虛
宣劉公立　朝體國扶世臣時諸事業甚悉令人
晉聞樂道自蹶然欣臬相與議擬端毅公今代司
馬溫公也忠宣公今代韓魏公也周侍御德威以
爲然晉師中丞虎谷公謂端毅公類汲長孺中丞
萬汝信謂忠宣公類遽伯玉崔宗伯子鍾以爲然
或曰使端毅公理學淵微忠宣公道範精粹皆當
從祀孔庭
王端毅公劉忠宣公立　明備績殊多而端毅公

之劾滇南鎮守內使之懇直劾江左花石　勑使之剴切鞫留部巡視臺史之屈服其氣巖巖然忠宣公之遏止南征之婉曲敷揚司寇部之明允權遜邊職方之謙厚其幾渾渾然皆人所不能及益可類求也

滇南鎮守中貴橫征公計後其贓千金發其奸百端疏上即蒙逮問而其奸郭英自經滇人大悅江南奉　勑內使橫索珍玩花石無厭公密察其盜金數備開其花石數因極言古之明王

不貴異物而務節財疏入即蒙逮問而其奸玉

臣伏誅東南人傳頌至今　南京何侍御坐巡

城科罰事發下南京法司提問何巡城如故乃

屬錦衣指揮會公收問侍御猶冠帶以見錦衣

怒公曰毋及問所罰金云俱貯應天官帑公出

示凡被罰者各執狀赴領而具領之數三倍于

所貯侍御乃愧服　有中貴獻征安南策者

命司馬部檢討循以　聞司馬屬公檢之公令四

司吏三復檢之無獲竟奪郎署之俸兩月而安

南之征遂寢然卷乃在他所　某貴戚之族坐
不法司寇部判以謫戍
上咨之公公引晉史之訓解之竟發戍　職方部
事劇司馬公特取公偕邊郎中協若戍務每具
草司馬稱善曰邊郎乃諳若籌公曰邊郎自嘗
多才邊遷官辭司馬公公勞曰兵務累君君周
多才邊曰盡劉郎中所撰也諸老併嘆賞焉
孰謂
微皇朝不多君子邪臺省豪俊彬彬臺諫英傑偘

保願治之士罔不網用敢諫之臣無不盡言
帝謂廷臣曰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之帝
王於戲此　堯舜之聖禹湯文武之仁也是故海
宇皆重廉讓士類皆尚忠貞十八年間民康物阜
卓有熙皞之風華夷歌頌百世也若端毅王公之
忠正端肅馬公之忠鯁惠安彭公之醇正忠宣劉
公之忠貞恭簡戴公之廉慎簡肅張公之端介庶
乎三代之英文恪耿公之忠允文端周公之亮直
司徒蔡公之廉貞司寇何公之剛介司空黃公之

剛直文毅倪公之端方文安林公之明達卓哉一
代之豪然皆未盡其才若文懿章公之忠純愨定
韓公之鯁直中丞王公之嚴毅文莊王公之誠確
給事賀公之高尚祭酒蔡公之端介吉士鄒公之
正直允矣間世之才然皆未及於用孰謂
孝皇朝不多賢俊邪且洞知王劉戴張之必為君
子預識其御史其某其某官之必為小人此其見卓越
三代矣薄海內外仰覩
日月之明天地之大天假之年斯四三王三二帝

矣於時諸君子亦將以稷契皋夔自期以魏丙韓范自任矣商高周宣云乎哉漢傑唐俊云乎哉泰公然黃公孔昭王公雲鳳賀公欽鄒公智皆未及用者右皆素所知聞者其所不知者俟再考云

忠宣劉公簡肅張公皆選翰林吉士皆不欲居史職而拜省郎然皆位尚書而為名臣可以觀其志欽其人矣

虎谷先生今代正人也其抗疏有千萬人吾往矣之氣其作士及其至也有泰山巖巖之象其起名銓曹薦之也然猶以古道迪國士於權奸無染

也權奸雖不悅亦不能以他事中傷以受知於少師湛公尒初以禮部郎中抗疏惓惓以扶正抑邪為體而事切時弊辭涉權奸

上亦采納焉其教以主敬窮理為學而秦風不變士皆知向上近裏人人慕横渠藍田矣其蒞政吏不撓法道不拾遺所至有整齊嚴肅之風而政畢民服名臣錄謂先生廉靖方剛得之矣或以出非其時議先生然璉在則以素履拜祭酒璉去則以輿論改遷政尋以時望進僉都御史遷副都御史

公堅以不就可想見其人也其亟去而堅不出有看不得做不得之言
陽明先生禹穴之麟鳳也弱冠以文鳴銓衡以器
鳴外補以節鳴撫綏以略鳴討叛以武鳴保釐以
勳鳴薄海內外亡不景仰陽明公者而公亦以第
一流人自任其諸師弟子傳習自以爲直接孟子
不知於孔子顏子之傳受何如也然或稱南方夫
子或稱今代聖徒或稱自立門墻或稱高視寰宇
畢竟不能明於戲其　明時之游揚也哉至論理
欲之分鑿鑿分明　若南軒義利之別也而學紹旨

黎文如盧陵勳熙如淮蔡續宗敬服馬戴之名臣言
行錄中不表表矣哉
吾師遂菴公其風流人豪乎初以奇童入翰林爲
秀才弱冠即以舉業爲士子師在中書以古文辭
與西涯學士友善視學關中亦以古文辭啓發諸
士子諸士子皆勃然興起嘗語人曰吾於秦中得
李獻吉詩不媿李杜得康德涵文不媿馬班西涯
公称善然文學純似六一政事斂似稺圭器度豁
似令公而發逆瑾之奸則所以報

羲皇者大矣復欲有所定正而乃未遂惜哉
雍之文獻足徵乎關以內隴以西天傾西北地俯
東南有華吳之嶽有江河漢之瀆有西傾終南太
白少華惇物岐隴嶓冢崆峒朱圉鳥鼠仇池岷積
石金門龍門之山有渭洮涇沔洛滻灞灃沮汧湋
漳隴之水有羲皇軒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
后妃邑姜有倉頡岐伯伊尹后稷泰伯仲雍大王
周公太公召公之聖之賢有張子厚大祺呂晉伯
和叔與叔蘇季明之儒之學賢相則魏相杜如晦

寇準諸人賢將則趙充國郭子儀韓世忠諸人循吏則魯恭廉范辛公義諸人節義則蘇武段秀實馬[illegible]諸人隱逸則梁鴻鄭子真皇甫謐諸人文學則文如王充王符班彪班固杜預傅玄摯虞杜佑權德輿李翺張横渠呂正字如千人詩如李陵班倢伃蘇子卿秦嘉徐淑傅毅傅咸陰鏗唐太宗玄宗蘇頲楊烱令狐德棻李白王維杜甫李益韋應物李賀杜牧如千人聖聖如天賢賢如雲獻不彬彬矣乎有八卦六十四卦先天圖六律六呂黃鐘

家辭後天圖册書文辭周書三十四篇洪範費誓秦誓

四詩周禮儀禮乾鑿度坤鑿度頡尚書古文枇易

書詩三禮論語孝經註春秋說馬融春秋考記周易

傳王班春秋釋訓賈逵春秋義章徐邈明春秋左傳解子

論語註朱繇五經異義辛彥之春秋三傳註辛德源易疏

書詩春秋禮記大義何妥孟子章句趙岐易書詩春秋

禮記正義劉遠易書詩春秋說孟子解橫渠五經解注

朱邵易章句春秋解大學中庸解孟子註克己銘大臨

孟子註大鈞易古經大防禮記解致禮纂要戩論語解

中庸說聖庾師　漢書固・吳書韋昭魏書玄陳書傳粹晉書
太宗　南北史李延壽　唐書章述　帝範唐　新書陸賈　論衡充　潛
夫論符　白虎通固　王命論彪　西銘正蒙理窟載　典
林玄　左氏傳賈逵　國語解昭　通典佑　鄉約呂氏　璞璣圖
蘇蕙卿　漢李班詩晉樂府玄　隋鏗詩唐李杜章詩經
載道史載事文華國詩風世文不械械矣乎於戲
聖賢嗣續經史流傳前哲傳習後學仰止吾之無
窮蘿之文獻不足徵乎
若班昭之女戒權文公之辨亡論李文公之幽
賦張郃佾之劉歆呂正字之擬招皆不能悉載云

關隴人物如張太宰綵景中丞清[節皆死]之節操段太守堅呂宗伯相之醇正[南陽金城皆擬段以伊川仕途鄉曲皆擬呂以伊川尊如橫渠近已祀之正學祠矣]李司徒昶李參伯崙張司寇撫[士類目爲清菜張]之廉介楊參伯仕敏[隴西稱爲楊父而不以宦至今藉藉]也薛郡丞敬之惠愛劉司徒璣王司徒承裕之厚重[薛皆潛心理學者]雍司寇泰之剛直[諫垣劇其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以不附逆瑾決]周隱士桂李郡丞錦姚太僕顯之理學[以周潛徐進修參懸李節於操宋之學姚言行以理實爲法]皆無愧於王司馬王太宰恕而不易得關隴與論耿耿然西北無多

傳記是以東南少傳倘采而列之　國朝名臣之次夫名豈不稱情也哉劉司徒有惠政於郡邑有性理正蒙諸書解王莊毅公忠臣也王端毅公良臣也段容齋公循吏也君子謂爲秦中三傑益以呂宗伯涇野蓋四俊也然關中豪傑殆不止是劉司徒近山不遜於容齋王司徒平川有光於端毅關輔理學賴以傳習謂非秦中不待文王而興之豪傑歟

關中理學大宰王端毅公太守段容思公倡之而其學乃續周徵君桂姚太僕顯李郡丞錦薛郡丞

敬之衍之而其學益著近山劉司徒公平川王康僖公闡之而其學益明宗伯呂涇野公與光祿馬谿田公加意沉潛焉而其學益遠夫端毅翁貞恪而公天下比之司馬君實（所著有石渠意見諸書）容思翁劉正而惠南陽皐蘭皆以伊川擬之琵芳真純徽之廉明顯思端恪皆有著述在中孝友近山翁厚重如山而學淵徹（所著有正蒙稿諸書）平川翁端嚴如嶽而學博洽（所著有論語集註諸書）涇野翁正如伊川弘如橫渠而學該博與槐先生近列之正學祠橫渠谿田

之次矣云當接鄗伯所著有易說翼尚書說要經詩說序春秋說四闕史緯洙泗子鈔諸書谿田翁年雖高而造詣未艾然真積力久當更有待也

皐蘭段公堅守南陽以學迪民以身教民民戴之不啻如父毋學者御其治行每以伊川擬之而南陽頌之至今京兆劉公璣尹曲沃以身先民以德子民與百姓處如家人父子百姓懷之不啻如慈毋而曲沃大治近時所未見也南陽曲沃皆特祠祀之若考妣然久而不替蓋

國朝之循吏而關隴之儒行也

隆師親友所以修業進德也力學而不賴師友吾未見其有得也予以道德而師虎谷先生嶅菴先生然登其堦未窺其堂而長栢齋粹夫莊渠子才矯亭時舉虛菴秀卿谿田伯循涇野仲木涂水子惇而友中川子學方山林夫然歷其階未入其域以文學而師遂菴先生東川先生然造其堂未入其室而長崆峒獻吉渼陂敬夫華泉廷實滸西德涵儼山子淵崦西子容甬川常甫頤山克學鈞谿

仲實前溪伯時藻潭全之白閣壽夫而友石江崇教棠陵思道五泉汝慶滄峰復初雅宜履吉少玄子安玉笥永之然咀其華未飫其實以政事而師梧山先生東湖先生靜齋先生然揚其瞻未底其極而長石泉希周毅菴德夫素齋瑩中安厓伯隣而友方塘希古南海子魚淩川希準前川伯倫肅齋惟敬震軒叔仁舜澤允吉然飭其治未修其化是以謭薄無似紕繆無成今雖衰老然猶有志於衛武公而力不逮也

讀易而見天人之理一讀書而見帝王之道大讀詩而見岐豐之化深讀周禮而見文周之制精讀儀禮而見節文之儀和讀春秋而見鄒魯之教遠讀記而見禮樂之用急讀論語而見孔子之大成讀大學而見曾子之明明德讀中庸而見子思之篤恭讀七篇而見孟子之性善則聖賢爲吾道立極爲斯文垂憲其明如日月其行如四時萬古彪炳有非秦火所能燔者歷代本此繼統諸儒本此繼世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授於前顏曾思孟

周程張朱傳於後而百世之太平可臻也

虎谷先生整菴先生予師事之見素林公靜齋陳公予尊事之栢齋何子虛齋陳子(秀野)甘泉湛子莊渠魏子矯亭方子谿田馬子涇野呂子涂水寇子予長事之方岩陳子(國英)中川陳子鈍軒周子方山余子予友事之然不能脫去凡近徒企慕焉爾是以猶夫人也(余幾子瓚夫也)

宋名臣言行凡三帙嘉言善行多可觀法然各取其所長略其所短蓋責己嚴責人恕也攷其言皆

夫壹所以明刑也與其明孰若慎慎則無訟矣兵所以禦侮也與其禦孰若拊拊則無侮矣慎之維何曰誠而已矣平吾心以求君情弗得其情弗已也拊之維何亦誠而已矣致吾治以求君心弗得其心弗已也而刑容有不卹兵容有不戢者哉

郡有守邑有令也夫守令民之主而士之宗也守令視民如赤子則民視守令如慈毋守令視士如弟子則士視守令如業師而政教立矣

皆郡也皆可牧下而翰上也嗟乎今之論者必曰

某郡遼某郡近某郡大某郡小某郡難某郡易某
郡富某郡貧苟若此是有所樂與惡矣有所樂與
惡將有所取與舍矣是豈守之道哉然不獨守也
縣令亦然丞倅簿亦然
自命都御史巡撫而保釐有所倚矣自命御史巡
按而澄清有所托矣都御史撫綏也其漢遺御史
中丞外督諸州刺史之遺乎其熏風甘雨乎而高
明正大其體也御史激揚也其漢遺御史按行風
俗之遺乎其嚴霜烈日乎而忠厚正直其體也

今之行省行臺其分陜之責乎而列郡列縣則子民之任也然臺省尊其位而已矣重其祿而已矣其孰若名伯其孰若華公　國家且紛布焉然澤不獲及民未必於人必有濟也守令切近民者也恐不獲上惟趨上是圖恐不獲下惟繩下是務孰爲成都孰爲武城　國家且輕以授焉然澤易及民夫何可不重不選邪敢告之志在安民者

久任治世之良法也不久任則潤澤無自淡洽無期欲其政之善何可得哉蓋久任則治人者之心

不外馳洽於人者之心不它望政有不名者不驟施俗有不協者不輕變語云居官長子孫而循良吏之所由出也

國朝成化間選轉猶遲考功部內外臣工猶有六年考績者正德初選部張綵秉逆瑾欲扇動仕版乃行轉遷法則自丞簿而至藩臬才三年悉轉遷之以售其私市其恩由是天下丞簿而上藩臬而下亡不奔走當路之門啓入檄出朝更夕改斧之仕途人皆桃李士皆絲蘿而廉退之風索然矣吁

可慨也縣簿而上郡丞而下猶郎吏耳若藩臬使參副僉皆臺臣也未及三年即遞遷之然席不及暖而送迎紛紛供億擾擾而政有不墮民有不窮吾不信也如是信宿縱令韓范臨之雖戶曉之未必上安下懷如三代時也甚至不識其面不知其名而已他之矣政之悖戾民之疾苦或付之不問故望三載而冀一遷者皆是也惟夫立德樹勳之人之心亦未必不悄煩焉視為唐易老李廣難封復何如哉吁可慨也

國初參政參議皆與布政使寅恭經濟後分令循
行各道分守其地以經畫其政如分巡僉事然故
錢穀兵戎無一不當理者歲更一人焉與分巡君
歲紀一新吏不敢玩民不敢惰正德初選部張釆
奏改守巡各道分駐其地之要害處若鎭服焉者
意未必不善乃後率自視若有司而吏民亦視之
若有司不問民便不便而　制非成法其諸旬宣
貞肅之風間有振揚者而歲一聿新之令欲弁萬
一其人不皆趙抃張綱民受其疾苦不止守令丞

係尔也

今之藩臬諸使宋之監司也居守令上而不近民民尊視之　國初未命御史巡按而諸外臺猶得便道自御史至外臺與行省率與意禮敬御史臺而於民之疾苦有加意者有不加意者吁豈國家設官分職之初意也哉嘗聞自巡撫都御史出而藩司失守求所職於都御史臺者矣自巡按御史出而臬司不開有按察職於御史臺者矣

國制中內擇外也固如是哉

人皆曰仕途畏途也予不以為然及入仕始知之
呼可畏也夫中昔可畏也然以幾喻之彼亦趨於
義者或弁可畏也苟以禮讓之彼亦違於禮矣去
之入仕也君子固多小人亦不能無而君子之與
小人處也有難以得失曲在命者是以治日常少
亂日常多世治常直蒙後世亂常右奸宄故斬尚
除也平而楚滅絳灌潛賈誼公孫弘嫉汲黯徙董
仲舒害主父偃張禹孔光附王莽而漢移楊再思
救張昌宗當日源明說武川武三思誅五王薛文

逃徒石敬瑭而唐裁弭德趙廸曹彬王欽若丁謂貶寇準王安石比呂惠卿蔡京復王安石毀司馬君實諸公沈繼祖傾朱元晦竄蔡元定而宋弱此益昭昭顯著者其他陽排陰擠公奪竊傾不谿田係牛即擠井下石者不可勝紀吁可畏也然則如之何寅亮者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急明指者當以親君子遠小人為切

守令者牧也牧主愛也如牧牛羊者然斯愛矣夫守郡之父母也夫令邑之父母也守令而賢良

[illegible]其教民斯被其澤蓋士民父母之而守[illegible]之也故一言善也即作福矣一言惡也[illegible]郡令於邑所係不重且切哉且庶[illegible]任莫守令若也然[illegible]視之臺省下視之以故士之仕也惟遷守[illegible]難焉於御史臺於行省稱爲吏固也然不蝦首道左則獲罪不稽首堦下則獲罪視漢二千石賜璽書賜車蓋入爲三公奚啻百倍邪夫郡守皆自臺諫郎署出補者今郡俯伏臺諫郎署下其

禮與體不相覆邪近有言守令不當轉視者荷
明旨不令郡守作威抑拜坐得其體矣然行不踰
時而竟不行諸御史臺諸行省外臺視
勅旨何如邪然亦俗吏執之耳故遂有郡守以不
拜坐獲謗者噫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邑令出自科
甲稱良者什八外此[illegible]而監司之視守令也
或以能或以[illegible]人則其邑多才少是故不酷
則踞不[illegible]矣恐欲於臺諫郎署拜郡
守也必介[illegible]大夫蔵跡其屬甚爲守者

以 [illegible] 房

間於拜[illegible]部中科貢堪

爲令者以

閣皆下大[illegible]以重君選則守與令未必不

得人也[illegible]郡於郡守轉遷準諸按察副使

於邑令[illegible]選取臺諫上焉者授臺諫郞署

次焉者[illegible]屬大僕之佐又下次焉者遷州

守郡倅貳[illegible]守縱不及文成都邑令縱不及言武

城亦未必不賢且良也成化間端毅王公自揚州

守而擢布政使楊城楊公自嘉興守而擢按察使正德間黄伯固自司馬郎而擢大理丞寇子惇自寧波守而擢京兆丞猶得萊公郄簿之意也則亡矣

昔祝民如傷乎座側見孺子入井之心也仁也守令親民者也而皆輕視之其諸守令視之亦輕夫何從得良守令哉

不以應詸求悅上不以擿奸歷繩下不以悅上苟下不以繩下媚上可以言政矣

需求輒應之則獲上過爲屈抑事事讓則獲上文虛應苟如流則獲上厚誅求則獲上峻刑則獲上役以此飾獲下吾未之信也

令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母之道焉故守明則吏不能作慝守公則民康乂吏不能作慝則守有令聞民康乂則守樂審法作則寡功簡能釆廉察實者智也明也育沃其主繻矜其人者公也仁也

國家設國學以成諸士子令見其循班也孰爲執

經問難者設郡縣學以作諸士子今見其課文也

孰爲傳道解惑者

凡今之人仕者衆止者寡進者易退者難夫仕順于止故衆進樂于退故易不有達於義鮮有止者故寡未達於道罔有知退者故難是故觀人者不于其衆于其寡取人者不于其易于其難

所貴乎君子者德無弗立文無弗章政無弗舉是故德立而行崇文章而身華政舉而志達躬行有得而德立矣詩書郁郁而文章矣禮樂雍雍而政

舉矣
守御乎吏也故吏莫不視守以爲準守牧乎民也故民莫不視守以爲生故守莊則吏肅守恕則吏惠守公則吏明守廉則吏威守爲唐虞之治則民爲堯舜之風守爲孔孟之學則民鄒魯之化
兵食皆以防邊而食爲重兵馬皆以禦虜而馬爲急兵固國之本而將尤民之司命也然未納蠹於下既納漁於上而食不足不問丁之强否惟數是補不計馬之健否惟數是充而兵與馬不足其將

多膏粱之子不識兵略不諳武韜營
將一軍以奉已者皆是也甚者不以
進而將亦非其將也噫使食皆充皆如
惜馬皆健皆如虜之調習兵皆壯皆如手
目則食不乏馬不羸兵不疲而將得如
趙充國如李牧夫何不足以却虜不足以
哉噫
國家班勑百司屬撫按二臺公矣然有以
者有以才爲悅者又其下則私矣其有私者

京寔諫仍論之屬考功部識之以備[illegible]而
舉劾始公夫鄉大夫士才不才知之之[illegible]
若也盡體漢里選之法屬守令每三歲或一考[illegible]
郡縣之已仕未仕之賢良者孝廉者方正者括[illegible]
者舉之以觀其所識其有不公者仍屬[illegible]
劾之屬選部覈以連坐之則朝無倖位野無遺賢
矣
守令視里甲父兄視子弟也而日科之[illegible]
如萊邑吁父兄於子弟忍以是如[illegible]

難哉噫豈獨膏粱之子然也

甚矣貪風之不可不斥也有督欲行漢法於貪必誅者或以爲太甚然綠林非人也而猶屠而鹽鬻乘夜何空今聞貪者峻刑迫之嚴法苦之或於僻夜或於屋漏甚者明於廳事恬然受賄無忌憚視綠林似已無媿怍矣吁可慨也夫士守已猶女守身也使女子而如士子所爲也不見誅於其父兄邪予於貪乎何誅

舉世重廉恥重節義而後貪墨之風息

聽訟亦難矣辨者騁其辭懦者拙其辭狡者巧其辭譎者詭其辭非至明其孰能體察且官尊則辭或不能盡官卑則辭或不能折南方之人柔見不順或順而訟北方之人剛見不順或執而梗而訟豈易平也哉

審力役曰均徭然亦未均也戶有大小貧富焉里鄰所不能悉豈三九之則所能齊門有強弱貧富焉里鄰稍能詳豈三九之等所能一倘詢之里老斯開一騙局矣盡準之其丁與地斯平乎如某處

抑所處之時異邪豈所遇之勢殊邪豈有其心無
其聞邪抑有其人無其任邪
今之驛傳古之置郵也其在水陸猶血脈然宜上
達下不可一日緩者然其賊民之弊則有不可勝
言者在在傾產人人鬻子言之寒心有司坐視之
而莫之能捄夫傳
命其分也報警其事也而法當入驛者十無二三
法不當入驛者十每八九陸行皆非水行尤甚僞
者紛至借者皆来暴者狼吞墨者犬噬力不支則

卒逃再不支則吏逃再不支官亦逃矣即今海內民窮財盡日不聊生大抵驛傳之致之也愚欲於當入驛者司馬部一一款開之不遺極言其苦而開之于
上必款款所開者始得入驛款所不開者不得入驛獨司空部刊其款如書驛發一冊極力禁之革之而後民獲少甦也如欲平治天下不於驛傳整頓之民何所措手足邪此今日之急務也敢告之加意於卹民者

國家權衡於舟於筏歲劃司徒即司空即監之不下十餘所此蓋裁抑營營逐末者亦有分權於浙者歲税不及往歲之數部尚書請之對曰此皆民爭利尔所權者此也非事不能多也而使浙中貴不敢他求矣工部主事劉邑韓公即請他衆罷例

生民塗炭見驛傳若也驛傳日熾則閭閻日困矣苟不整頓而拯救之民將不聊生矣夫民國之本也非者之所大也有志於恤民其亟於驛傳極力邪慮焉然郡邑里中困亦不下驛傳苟得賢守令

民亦不為所苦矣非若驛傳之莫紓也
國家設巡檢以緝盜然十無一能緝者設訓科以
醫人然百無一能醫者巡檢多不力訓科多不習
尓訓科可以有無其諸巡檢非備員邪
僧道設官自
國朝始宋但令某官提點某宫觀耳夫僧坐于寺
何以覺何以綱邪道坐于觀何以典何以紀邪且
僧不下億萬道不下萬千費民財而耗民食夫何
止萬億邪冗員云乎哉

原缺

釋氏以虛無爲心心果虛無乎以靈覺爲性性果靈覺乎心虛無也何以明乎性靈覺也何以見乎心無形乎性有形乎

莊周其戰國之釋乎昊天其說以貽釋氏而戴百世而佛又以輪迴死生恐動人以致金身玉殿遍地獄世世皆然誣妄甚矣莊恐不能辭其責也

達摩高僧也猶見身心當守因傍儒教倡爲明心見性而神其說而不知其非是也使得聞吾義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精一時中之旨之奧未必不

乘其說以歸于是而爲西方大賢其謂佛爲西方聖人不知王仲淹何以言之蓋善人也亦自善其身爾謂爲西方大賢而爲達摩先覺可也何得爲聖人果聖人也肯背君臣棄父子絕夫婦而爲天地間一獨夫邪三綱既淪三統亦斁矣其何以爲聖人邪使人皆如佛也何以爲上下何以爲親疎何以爲內外邪人道不歸於熄邪

更不理會下學如何八道（故容易錯）

也每言含然實取也老氏每

言予然實尊也每言遜然實爭也
此樹枝折卻轉投彼樹生枝此枝花落卻轉投彼
枝生花有是理否釋氏輪迴之說無稽矣
釋氏以摩訶爲大以般若自覺以波羅自達以窔
多自極要之談空幻虛耳於戲天地在上至高至
厚果孰爲大聖神在前至誠至明果孰爲覺陰陽
升降至理攸存果孰爲達至若地位莫探底裏果
孰爲極心經若此他可類推矣
臣於君子於父猶人於天也夫於婦猶室於家也

兄於弟弟於兄猶手於足也皆性分之所必具而倫理之所必全者釋氏忍於背君棄父强於絶天嫓甘於離兄弟三綱淪五倫斁已不得爲人何以言覺言悟邪何以言心言性邪却拜其師爲父拜其長爲兄惑其世人之賢賢愚愚爲禪悲其路人之生生死死爲慈抑何爲哉抑何爲哉

佛者覺也覺之爲言悟也蓋悟則爲佛迷則非佛然悟乃此心之知覺虛靈耳非性也佛氏每以明心見性誘人者誤以心爲性而人不知也故曰釋

氏本心所見不同所入自殊安得云儒或同哉然儒生談道而誤墮于禪者其失亦同彼援以爲儒釋同耳夫何同

釋氏以勸善引動人彼辟深山遊遠方不顧父母之養至不省其存亡其心善邪惡邪且有彼爲法師而以其父爲師徒悶憐其志免晩參而彼且善談禪其人善邪惡邪此於彼勸善之習不相背邪又有設爲地獄之說謂其母入獄受罪彼每救之然罪之者何人救之者何術況地獄乃誣妄也何

彼毋獨多罪戾邪此於彼獨善之教不相左邪彼每言有善男子有善女人不知彼父母何偏不善若是邪

釋氏云和尚者云和於衆尚於君父也夫君至尊也父至親也人仰之如天事之亦如天罔敢或弍而敢云尚之不知何以尚之也不臣不子甚矣有明王作當迸之四裔無赦也

讀致堂胡先生崇正辯洞見釋氏之空之宗讀整菴羅先生困知記洞知佛氏之偽之偏二先生卽

佛書中語與之論辯非臆說非泛論使達摩仁贊見之亦當屈服

致堂先生於仁贊佛說述其事叚斷之以理以道

整菴先生於達摩佛經擇其言亦叚斷之以心以性而釋氏之空之宗之繆之妄舉不能遯矣

高僧有能呼風喚雨降龍伏虎者此皆幻術耳彼自謂驚世駭俗而不知祇能欺愚昧者尔賢聖固不能幻也

岷州僧類能詛呪亦術也非佛教也其所謂佛子

者以其教能降伏諸僧衆此則其俗尙尔　國家
不即廢者盖以夷俗治夷種也非取其教也
終南上人誦說藏經若有得焉堯我中丞書以訛
予曰此可與談禪者因號以大覺令住持麥積山
寺予遂以覺之義與談之爾之覺明邪暗邪已覺
邪人覺邪有覺邪無覺邪無覺邪有覺邪、旣明則
通暗則塞矣覺則悟弗覺則迷矣而尔之覺佛覺
邪菩薩覺邪三乘覺邪衆生覺邪其覺同邪不同
邪因聞而覺邪因教而覺邪有覺無壁而成人見

原缺

初寓而度大隴循太白揖終南瞻華嶽而俯黃河既入官而調天都眺西山厥觀亦既偉矣及外補而依太行緣吳嶽下嘉陵行劍閣而入蠶叢弔浣溪泛岷江略中巖對峨眉尋九頂乘金華抵蒙山而憩雲臺厥觀不奇哉既召入而道錦屏走籌筆啓灘關渡揚子拜鍾陵燕雞鳴與玄武湖倚觀音閣繼充勅使而凭釆石玩白嶽陟金山酌第一泉涉焦山

游九華踏齊山而棹牛渚及㚇復而游寶應論呂梁厥觀亦壯矣復守郡而躋灊嶽駐山谷轍小孤佇北固咏黃山汲二泉褱震澤略浮度方洞庭域林屋帆石湖衍三江而坐虎丘凌大石翫天平而趨玄墓厥觀不侈哉肆進行臺而次靈巖登岱嶽指華不注歎大明湖涉淮水盤西湖探禹穴而覽千巖萬壑浮錢唐攄栝巖邈天台席招寶而望東海復沿龍門臨霍嶽踰孟坒而探濟源揚汾水厥觀亦勝矣既進蘭臺而訪少室觀嵩嶽按圭臺

三觀而巡

夜城趵遂蓁關而指涂[illegible]漢柱開新河厥觀不遐哉及總河而瀦南旺濟運之沸七十二泉掬川上列泉趵濟水而潄趵突既縣田而迴伊闕觴興慶浴湯泉而濯渭水厥觀不博哉夫皆山也而鎮爲嵩嶽爲大皆水也而湖爲廣瀆爲長海爲大是故氣通元漠神洞幽明山不可樂乎清淵澄瀞妙啓宗明水不可樂乎山如干無不鬱鬱恢恢水如干無不淵淵浟浟而亭臺棲觀不與焉厥觀亦云大矣

然山莫測靈水莫發秀題咏雖勤探討殊闕亦徒

延覽焉尓雖然入而觀光

清廟穆穆出而觀物品彙熙熙行而觀風康衢

莽放而觀世中古茫茫反而觀心太一胚胚而其

觀猶我也

願學編卷之下 終

成紀鄭珩錄